

诗意山居李家坑

赵淑萍

初闻李家坑，是因为“漂流”，再闻李家坑，那儿已成了艺术家们的“打卡地”。李家坑，名字都带着些土味，她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呢？

美丽的晚秋，我终于与她邂逅。

车子行驶在盘山公路上，两边景色已经显出不一样的风致。莽莽的竹海，山脚下明珠般的湖泊，还有道旁的树木，叶子绚烂斑驳，艳若春花。我们向着四明山心驶去，山深处的秋，如此静美、从容，我们的心也越来越轻盈。

黄昏时分，我们到了李家坑。横跨溪坑的是一座木质的廊桥，串串红灯笼，摇曳出幽古的风情。村头一棵根深叶茂的香榧树，在高处斜逸出长长的枝干，似乎在迎接远客的来到，又似乎护卫着这个古老的小村。我们踩在坚硬的鹅卵石道路上，如踩在小村苍劲的骨骼上。沿着那穿村而过的溪坑，我们去寻觅梦中的桃源。

我们落脚的地方叫道地小筑。民宿依山而筑，二层楼，十六间房。门楼上特意覆盖着一层茅草，照壁上挂着斗笠，石砌矮墙，墙边或一盆秋海棠或一丛野山菊，透出一股清新的山野情趣。宽阔的道地里摆放着桌子、秋千和盆栽。暮色将至，有些凉意。如果在深秋午后的暖阳下，三五好友围坐，一杯清茗，尘世的喧嚣远了，和大自然近了，心也放空了。矮墙上镶着一个个镜框，里面是本地童谣。打造童谣小村，这是宁波市社科院的创意。“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带鱼吃肚皮，闲话讲道理”……童谣上墙，景观墙就成了文化墙，不经意间，看一看，读一读，会心一笑。道地小筑的主人李芬，我们叫她“芬姐”，朴实、干练。接客人、谈生意、安排房间、张罗晚餐，忙得不亦乐乎。闲下来聊了几句，知道她是李家坑的女儿，走出了大山，而中年时又回来了。她的追求就是创业加养老。这里，民宿成片。疫情过去了，生意不错。住宿的大都是上海、江苏的客人。四明山四季皆有风景，即使冬天，也有客人专门来看雪景。

山村的夜晚似乎来得特别早。不知不觉间，抬头仰望，墨蓝水晶般的穹顶中，已悬挂着玉钩似的月亮，瞬间就把我们消磨在尘俗中的童真和诗情画意“钓”了起来。幽暗中，可以看到山峰的轮廓，看到民居层层叠叠的马头墙，耳边是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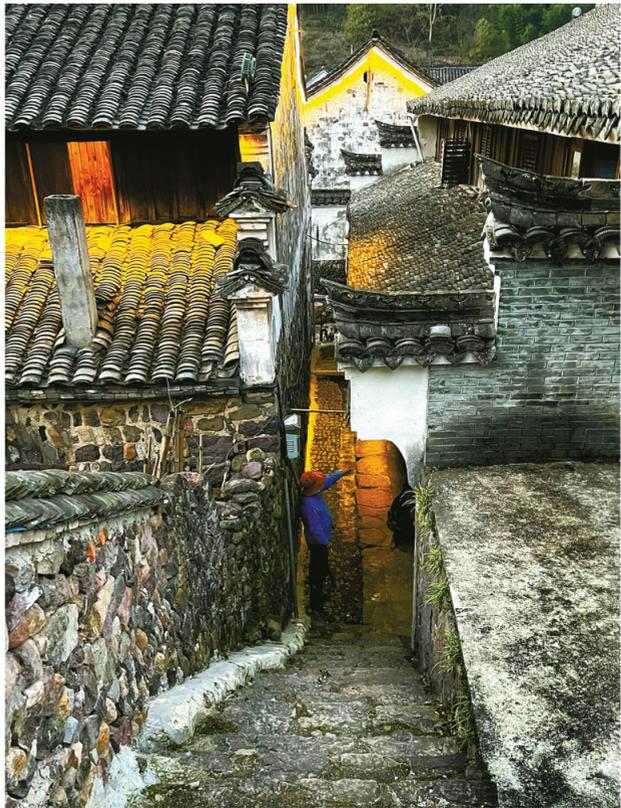
流的声音。在狭窄的巷弄里穿行，空气清冽，夜风寒凉，一种久违的静谧和寂寞袭上心头。随即，人家屋子里飘出大灶饭菜的香味，一种暖融融的人间烟火气息，让这清寒的夜变得温馨起来。

枕山环水处，自然一室香甜。清晨，打开门，远处的青山映入眼帘。秋天的四明山，似乎打翻了色彩的匣子，金色黄色绿色红色交织着，美成了一幅油画。而这时，鸟瞰下面的民居，一幢幢，白墙黛瓦，鳞次栉比。确实，这就是一个大自然恩赐的青山绿水间的方方的“大坑”。在这“坑”内，良田美池，屋舍俨然。在屋宇间，间或还有一两棵苍劲的古柏，叶子落尽，最后的几个吊红，倔强而傲娇地挂在半空，让人惊艳。

芬姐热情地当起了导游，她先带我们去那条和传说中的唐诗之路有关的古道。道旁翠竹潇潇，山涧

流水潺湲，百年古树遍地。香榧树、栗子树、银杏树……千年前，李白、杜甫、贾岛、陆龟蒙、皮日休……诗人或者神游，或者确实跋山涉水，他们饮清泉，食野果，在清脆的鸟鸣中，一路吟啸前行。同时，又有多少人在这来求仙问道，问津桃源。

古道下来，芬姐带着我们来到了村中。再次穿行在狭窄的巷弄。这次，我们才是真真切切地走进李家坑，并端详她。那些房屋的墙由彩色的石块砌成，形成天然的艺术景观。墙的罅隙里，不时“钻”出一束野花，怯怯的，犹如村民纯净腼腆的笑。房子，大都是清中晚期和民国年间的。这里的弄堂三横四纵，疏密有致。无论弄堂多么小，都能抬头见山，低头见水，所谓“山色不离门，溪声常在耳”。屋子大多为三合院和四合院。这在建筑上称为“通转”或“通走”，是由三幢或四幢两层的房屋相



山村暮色

海客 摄

“发小”来找我，说家里有张老床，很破很旧了，让我帮他卖掉。我听了忍不住想问：新居面积并不小，难道就容不下一张老床吗？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我跟着他，去看那张老床。

“发小”的新家装饰得富丽堂皇。他领着我进了一个小间，里面堆放着杂物，还有一张旧日的老床。床很小，歪歪斜斜的，落了一层薄灰。这是一张典型的清代小架子床，本地人唤作小凉床。小凉床用榉木打造，流水般的木纹堪比黄花梨。形制也好，三弯腿，八柱，亭亭玉立。雅致的还有雕刻，上头三块雕板，中间浅雕蒲草怪石，两边浅雕松竹和兰梅。当年是放在书房里小憩用的。

看着这张存世近两百年的小床，想到主人要卖掉它，我突然有些忧伤。我问：为什么非要把它卖掉呢？这是你祖上用过的床，两百年

“木之以叶为花者，枫与柏是也。枫之丹，柏之赤，皆为秋色之最浓。”秋日，偶然翻阅李渔的《闲情偶寄》，读到这句话，抬头就瞥见窗外红叶似火的乌桕。

乌桕是江南一带著名的色叶树种，叶形似小爱心，六七片聚生成小簇，春夏翠绿清新，秋季红叶似火。每年十月中旬，乌桕就会慢慢开启变色之路。秋天的乌桕树叶，由绿色逐渐变成明黄色、橙红色、艳红色，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同一片树林中不同株的乌桕树上，可能出现红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是真正的“七彩之树”。

眼下正是乌桕最美的季节，秋风轻拂，给乌桕染上多彩的色调，它们仿佛成了大自然的画家，为我们展示着秋天的魅力。

是什么神奇的机制，让乌桕拥有这样的“变装”能力？

这就不得不从秋天的叶子为什么会变色说起。植物的叶子细胞中含有多种色素的，其中的“显眼色”是叶绿素，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树叶是绿色的原因。秋天

里，它目睹了你家族的一切，人来人往，爱恨情仇，兴衰起落。何必要在你手里将它扫地出门呢？“发小”愣了愣，说：觉得它太占地方，碍眼。被你一说，还真是这个道理。

我笑笑，跟他说起了另外一件

房子里本来有许多老家具和瓶瓶罐罐，因为拆迁，丢的丢，送的送，卖的卖，现在只剩下这张小床了。

在我的劝说下，“发小”最终打消了卖床的念头。我为他高兴。城市日新月异，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我

时光的密码

应敬明

事情。我一个同学，长年在外工作，父母均已离世。那次回乡，当他看见父母遗留下来的一只当年当衣服用的朱红樟木箱时，激动得不行。后来，他把樟木箱从乡下搬回城里，置放在书房里。他说，看见箱子就会想起爸妈。听了这个故事，“发小”突然有些后悔，说老

们因此也失去了很多，比如老宅、老路、老桥、老树、老书、老家具等等，随之消失的可能还有风土人情、传统手艺、文化历史、梦里家园。有一天，等我们真后悔了，再去寻找，也许找不回来了。

可能是自己喜欢古玩缘故吧，我的记忆里一直保留着儿时熟

树叶变色，其实是消解叶绿素的一个过程：当植物感知到秋天来临、冬天降临时，会舍弃叶子，来减少能量消耗，从而储备更多营养以过冬，在树叶凋落后，要先把叶子中的营养物质回收起来，这个过程会把叶绿素和蛋白质等消解掉，所以秋天一到，树

地域范围内，也不一定能在叶子变色这件事情上保持同步，这就导致同样是乌桕树，树叶却会出现多种颜色。

乌桕浓墨重彩，占得十分秋色，让人心生爱怜，心生羡慕，心生喜欢。于是，每到深秋，属于乌桕的诗意就来了。林逋赞赏临

燃情乌桕红胜火

栢间露落

叶的绿色会逐渐消失。叶绿素被消解后，树叶中占比较小的其他色素就会显现出来，胡萝卜素带来黄色的树叶，花青素带来红色、紫色的树叶……

而乌桕，正好是一种含色素比较丰富的植物。再加上每一棵植株对气温和环境的感知都有个体的差异，它们尽管处在同一个

水照影的乌桕树：“巾子峰头乌桕树，微霜未落已先红。凭阑高看复低看，半在石池波影中。”陆游笔下的绝美秋光：“乌桕微丹菊渐开，天高风送雁声哀。诗情也似并刀快，剪得秋光入卷来。”元朝大画家倪瓒钟情这样的美景：“女萝绿遍牵茅屋，乌桕红明映落霞。欲酌一尊浇磊块，几时邀子过田

连围合而成，房屋间有檐廊，正面两侧都有门可以出入。“夔夔依居”“凤跃鱼游”“凤竹鹤松”“千祥云集”“环溪楼”和“得月楼”等，名字都取得风雅。一家四合院内，正在做番薯粉丝。火燃得正旺，水开了，氤氲雾气中，是村民淳朴的笑脸。屋檐与柱子交接处，雕饰着狮子、貔貅、麒麟、蟾蜍等吉祥物，精雕细刻，纤毫毕现。雕花门楣、木格窗棂，自是品位不俗。我惊讶，在这深山，居然有如此精致保存完好的建筑群，也惊讶，一个曾长时较为闭塞的小村，居然有如此周密的艺术布局。这凝聚着祖先的智慧和用心，同时，也是今人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投入和花费的心思。也只有这样的小村，才留得住人，而且吸引远客前来。

小村人文底蕴丰厚。文化大礼堂、艺术博物馆、李氏家庙、祠堂，规划颇有匠心。村小学后面的山坡上，有一道独立的台门，“善教初等学堂”六个大字依然清晰可见。1900年，李家坑村绅士李栉科就在这里创办“李氏学堂”并亲自任教。1912年又改名为“私立李家坑善教初等学堂”。村里孩子都可以免费入学，因为李家坑村户有50亩“学田”。“承祖业克勤克俭，示子孙唯耕唯读”，这是李氏的祖训。小小的李家坑，出过不少文化名人及教育先驱。清光绪年间就走出了秀才李适庚、李启化。李适庚一脉五子相承，皆从事教育工作，李启化又名李以迓，曾任国民党教育部副部长、南京中山陵督造室主任。近代，还有李碧华、李志卿等名人。芬姐说，小村有近五百年历史。他们的祖先是李唐皇室后裔。始祖李龚荐自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从河南洛阳一路做官，直到浙江永康，后见李家坑山环水绕，景色清幽，就在这里居住。村里原有夏、徐、李三大姓氏，其中李姓居多。芬姐还说李家坑人从政的不多。我想，面对这样的秀水明山，文人墨客都思归隐，一直受山水滋养的人更没有了鸱飞戾天、经纶世务的心气，更何况有那“唯耕唯读”祖训的熏陶。

当天的小村很热闹，来了好几拨客人，不少还操着外地口音。客人手里大包小包，都是花旗芋艿、番薯粉丝、吊干、笋干、白果之类的特产。年逾古稀的老奶奶挑着吊红叫卖，一对中年夫妻在家门口拾掇着新摘的野山菊，质朴的温情在小村处处能感受到。“又一辆大巴车来了。”芬姐在那里兴奋地说。

临别，看到门楼上沙孟海先生题写的“李家坑”三字，我心中升起神圣的感觉。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小村，一个“千万工程”中勃勃发展的现代化农村。适合怀旧，适合诗意山居，适合涵养性灵。“四明八百里，物华甲东南。”在四明山中，还有多少物产丰饶的小村，正在蝶变。

悉的景致：灰砖、黛瓦、马头墙、墙弄、卵石小道。家家户户摆放着各式老家具，厅堂里放长条案，案前一张八仙桌，桌边两把大师椅；书房放书桌、香几、茶几；内房放拔步婚床、客床、衣橱、镜台、洗脸架……器物如此本分，与人朝夕相处，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一件家具爷爷用了儿子用，儿子用了孙子用，祖祖辈辈传下来，像一根绵延的长线，将散落在时光里的亲人，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

李白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是啊，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浮生如梦。但话说回来，这梦又不是梦，那些人物，那些趣事，其实就藏在一张小床、一件花几里，那些旧家具，隐藏着旧时光的密码，一打开，扑面而来皆是鲜活动人的人间故事。

这么多彩的树，为什么叫了现在的名字？据《本草纲目》记载，它是“以鸟喜食而得名”。这么说起来，浪漫气息顿消。我小时候，也曾听人将它称作白果树，因为它成熟的果实白如芡实，洁白如珍珠；还有一种叫法是洋辣子树，因为它常生一种叫洋辣子的毛虫。名字都很朴实，功用却很广泛。它的叶子，含有单宁，可以制作黑色的染料；果实白色的蜡质层俗称柏蜡，溶解以后可以供制肥皂、蜡纸、蜡烛等；种仁榨取的油称“柏油”或“青油”，供油漆、油墨等用。

乌桕树现在广泛用于城市园林的观赏和种植，所以我们经常会在公园里、道路边见到它的身影。那明红叶在蓝天下，将秋色渲染到热烈。而乌桕树叶落后，梅花一样的果实挂在枝头，装点寒冬。怎么看，都美。

这就是乌桕树，每个季节都有合于时宜的装扮，无论什么季节，都让人有惊喜。

大与小 (外四首)

舜夫

小时候，外婆家所在村落仅十几户人家我一点没感觉，它的小那儿，好玩的东西太多了每一样都令我惊奇着迷至今，它们仍占据着我大部分记忆如今，生活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却一点没感觉，它的大它的大似乎与我无关我一直不明白其中缘由。后来偶然看到一句诗：“因为我不是和我的身量而是和我看到的事物一样大”原来，我小时人小，眼睛不小

现在，我人大眼睛并不大

面容

好多年了我们在了一起习惯了各自的面容我们已学会用彼此的面容来安放这个世界

在我们俩的世界，我把我们彼此看见的面容以日，以时，以分，以秒来划分每一次，我们彼此的看见都是瞬间的永恒

这两张面容应是世间最奇妙的两张面容它们只被我俩在同一轨道彼此看见好像永不会老

时光的秘密

一个人在他离开你的一刻才开始变老一个事物，甚至一座城市也是如此离开了你的人和事他们独自在时光里的流逝接近光速在我的印象中时光只和我和我身边的人在了一起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与我的分离都是时空在我身上的一次缩减

哪一丝清香不夹杂淡淡苦味

有多少热爱就会有多少悲伤有多少期盼就会有多少失落人到中年最好的站立姿势还是像堤岸一样不悲不喜任凭波浪起伏有时，归于平淡何尝不是一种珍惜岁月垂下的每一片叶子里哪一丝清香不夹杂淡淡苦味有时，甘于平庸何尝不是一种深爱河流的历史中又有哪一滴水珠未曾映照过太阳有时，一首诗也不过是我们创造的另一个世界而非眼前的现实

这个世界太累了，我真想让它多休息一会儿

人间能像小区星期天早晨的闹静那样就好了没有争吵，没有喧哗一片安宁人们都在各自的梦里不愿醒来连刚失去儿子的母亲似乎也停止了抽泣

这是多么整齐的默契啊整个世界仿佛陷入了集体的沉思大家心照不宣拒绝悲伤和狂喜拒绝纷争和怨恨把自己交给幽暗中的片刻宁静

我是多么希望这样的闹静能一直持续下去这个世界太累了我真想让它多休息一会儿

有一种香叫鱼鲞

毛亚莉

有一种香叫“鱼鲞”，你看一眼、闻一下，肚里的馋虫就会被勾出来。这种香，在我们浙东沿海的渔镇、渔村里常能闻到。

记得六七岁时，曾问过母亲：为什么小鱼头晒干后你们叫它“烤头”，大点的鱼晒干后你们叫它“鲞”？母亲一时愣住，坐在不远处的父亲却中气十足地对我说：“因为它很香，所以叫它香。”直到读小学三、四年级时我才知道，此“鲞”非彼“香”也。爸爸随口一句胡诌竟然骗了我这么多年！

那天去象山泗洲头，路过茅洋乡文山村。村民趁着晴好的北风天，正忙碌着晒鱼鲞。竹竿上、竹篾上，一排排鱼鲞或粉红或银光，透着新鲜的色泽。海边人有谚语：“涨潮吃鲜，落潮吃盐。”寒风起，鱼蟹肥，“水产狂欢季”从冬至起拉开序幕，慢慢走向高潮——再过一个月，年关将至，水产的价格就会大幅上涨。此时，海边人习惯囤些水产。而囤积之法，无非就是冷冻、腌制和曝晒。

文山村是鱼鲞专业村，近一半村民从事鱼鲞制作行业。他们制作鱼鲞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清时期。“曝之为鲞，极为佳品”。当海鱼与盐和阳光“亲密接触”，海鱼褪去寒性与腥气，变成了风味独特、四季皆可享用的鱼鲞。

循着腥香味我走进附近一家鱼鲞厂。院子的空地上放着一堆堆鳊鱼、鲈鱼和养殖黄鱼，十几个村妇穿着鲜艳的围裙蹲在鱼堆旁，手里的刀子正飞快地在鱼身上游荡。她们边剖鱼边拉家常，一方剖鱼的场地被渲染出浓浓的渔家风情。

我蹲下身，恭恭敬敬地向一位大姐讨教起鱼鲞的制作方法。大姐操起一条大鳊鱼，秒端起师傅的架子对我说：“鱼鲞制作也就六个字，选、剖、腌、洗、晒、包。这六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要求。要选新鲜的东海鱼，要用专业的剖鱼刀……”她举起手中的刀子给我看。这刀略呈弧形，刀口锋利，小巧玲珑。她将鳊鱼安置在砧板上，肚朝下、背朝上，刀子循鳊鱼的尾背部紧贴鱼的

中脊骨吱的一声剖开。她接着说：不能把鱼胸腹划破，剖至鱼头时要避开眼珠，剖到鱼嘴时不要割裂鱼唇，然后取出内脏，放入事先配制的盐水中，浸渍两三个小时，最后用竹片撑开鱼肚皮，用钩子或绳子穿过鳊鱼头部，悬挂在通风处曝晒，如果阳光好、西北风烈，晒一天就可……我觉得这方法跟海边寻常人家晒鱼鲞的土法其实也差不多。

早年，东海盛产鳊鱼、带鱼、墨鱼、鲳鱼、鲈鱼、马鲛鱼和野生黄鱼等。后来，近海渔业资源日渐枯竭，鱼的产量少了，价格随之成倍上涨，如今除了鳊鱼、鲈鱼、带鱼、黄鱼和为数不多的剥皮鱼以外，很少看到有其他鱼晒鲞了，野生黄鱼更是销声匿迹。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晒鲞这一场景，只有在石浦、鹤浦、高塘等地的海边渔镇、渔村才能见到了。

小时候，但凡有阳光，外加凛冽的西北风，海边人家家家户户都会晒鱼鲞，母亲也是活跃的一员。一大早，她就在院子里放好竹篾，然后把一桶已剖好、腌好的黄鱼提到竹篾边，一条一条拎出来，肚子朝上整齐地排列开来。太阳和寒风，蒸发着鱼鲞的水分，鱼鲞很快干燥白亮起来。临近中午，鱼鲞朝上的一面已半干，母亲就把鱼鲞一块块翻过来。随后，每隔两三个小时翻一次。日头西沉，鱼的腥味和湿气消散，鱼身逐渐变得干硬。此时它们静静地躺在竹篾上，圆圆的上体拖着小小的尾巴，像一个个硕大的标点符号。以前没有冰箱，鱼鲞要晒三四天，直到干透才能打包贮藏。贮藏时把鱼鲞叠起来放到筛子里，鱼头朝筛沿，鱼尾在筛心，折成一个圆。如此层层叠加，装到筛满。

每年的晒鲞季，海边人都会用鱼鲞烤五花肉吃，我家也不例外。母亲把鱼鲞切成均匀的方块，用水浸泡几十分钟，放入煮得半熟的五花肉汤锅中，加适量的酱汁、糖、盐，猛火烧开后转文火收干，一道红棕色的落着几点翠绿葱花和鲜红辣椒的美食就诞生了。